

推薦序： 威丁堡的兩座紀念館

顯然，這個世界的人對墨蘭頓的重視仍未足夠。

記得我在柏林居住的日子，每次有朋友到訪，若他們能騰出大半天時間，我都會帶他們到附近的路德城威丁堡（Wittenberg）朝聖，只需不足一個小時的車程。當然，作為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發源地，老城威丁堡蘊藏的歷史遺蹟多不勝數：除了豎立着路德銅像的市中心廣場以及路德釘上《九十五條論綱》的城堡教堂（Schlosskirche）以外，還有路德生前居住的路德館（Luther Haus）。誠然，單單一個路德館已經足夠叫遊客花上一整天時間遊覽。正因如此，每一次帶朋友到訪威丁堡，他們都必然會錯過同樣被列為世界文物遺產的墨蘭頓館（Melanchthon Haus）。它正正位於路德館旁邊，但人們往往因時間不足，只好無奈地被迫「掠門而過」，這實在令人非常遺憾。不過，這遺憾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人若只有半天時間遊覽路德城，他們都會以參觀路德館為首選，不是嗎？因此，往往只有如我這般的威丁堡常客，才会有時間與空間細嚐這個同樣珍貴的墨蘭頓館。

我要說，這一道墨蘭頓館的遺憾，正是華人教會對墨蘭頓的遺憾。

在華人教會圈子裏，人們對宗教改革的認識，往往只限於馬丁路德與加爾文。墨蘭頓只是一個在路德與加爾文之間偶爾掠過的名字。人們都忽視墨蘭頓對基督新教神學的貢獻。墨蘭頓於 1522 年寫成的《教義要點》（*Loci Communes*），其實是基督新教第一部系統性的神學著作——它比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更為早。距離路德釘《九十五條論綱》只有短短五年，墨蘭頓的《教義要點》正正為剛起步的更正教會奠下深厚的神學基礎。讀者須知道，路德的著作雖多，但他從來沒有為基督新教寫下任何具系統性的神學作品。因此，墨蘭頓的《教義要點》正是早期更正教會抗衡天主教經院哲學的最佳範本。無論是律法與福音的問題、稱義的問題、預定論的問題，抑或後期關注的聖經論等問題，墨蘭頓都具有一套與路德相異的神學風格——特別是聖餐問題，路德與墨蘭頓曾經在三十年代有過一段相當激烈的神學爭辯。因此，墨蘭頓並不只是路德的副車，他更是路德死後帶領且主導整個路德宗信仰發展的不二根基。

因此，可以這樣說：路德為宗教改革運動打開了不同的破口，墨蘭頓的工作則為這些破口開墾出一道豐富深厚的前路。當然，我仍然會說，沒有路德，就沒有宗教改革。然而，我也要同

樣說：「沒有墨蘭頓，宗教改革就沒有它本來的生命力。」別忘記，若按時間計算，墨蘭頓在宗教改革上的活躍年期比路德足足長二十七年之久！

令我驚訝的是，宗教改革五百年，華人教會竟然連一本有關墨蘭頓的書也沒有。這實在是一個遺憾。因此，我實在感謝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將德語書籍 *Philipp Melancthon: Theologe, Pädagoge und Humanist* 翻譯成中文出版，這實在是華人教會的福音。華人教會不要忘記：在宗教改革發源地威丁堡的市中心廣場上，與馬丁路德銅像並列屹立的另一個銅像，正是另一位宗教改革英雄，他的名字就是腓力墨蘭頓。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華人教會正要重新開始填補這條一直被遺忘、卻不應被遺忘的虛線。

陳韋安

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

德國魯爾波鴻大學神學博士

導言

在威丁堡的市中心廣場上矗立着馬丁路德和腓力墨蘭頓的銅像，¹ 其體積比真人還要大。兩個像各自站立在一座石柱基上，在其上各有一塊新哥德式的華蓋。這種裝飾使人聯想起，昔日教會是以這種方式象徵聖人的。這兩座紀念像貼切地將十九世紀中葉更正教會的感覺表現出來。每一座銅像都可以獨立地供人欣賞，各具特色，但它們都是彼此相連的，而它們的表述方式和大小都相仿。當然，我們若細心觀察，可找到不少的差異。事實上，墨蘭頓的像是較路德的遲四十年才被豎立的。

這個由沙道所建造的路德企立像，是第一個矗立在德國而並非為統治者或將領而建的紀念像。它開創了先河，自此以後便出現了為紀念社會上其他階層人士而建造的碑像。在這事上，我們看到一種正在成長的中產階級自我意識。在這個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時代，人們在路德身上看到一個聰慧的人物，他將人從封建的專橫中解放出來。此外，他更象徵了人類的個人追求和對理想的執着，只是這種意識卻無礙當時德國各諸侯國對世襲君主的認同和尊敬。因此，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在 1806 年委託沙道建造這像；在 1817 年 11 月 1 日的奠基禮及 1821 年 10 月 31 日的

紀念像揭幕禮中，普魯士王室人員都曾蒞臨，這種種安排都是自然不過的。

那一代的人在路德身上看到他們在宗教、政治及文化上的目標和願望，以及看見理想領袖的形象。大約始於十九世紀中葉，人們開始區分作為教育家的墨蘭頓（就是那代表教育和科學的「德國大老師」）與作為教會改革家的墨蘭頓。因此，從 1857 年開始，威丁堡的宗教、政治及公民領袖便要求為墨蘭頓立一座紀念像，並要將之放在路德像的旁邊。於是，他們在 1860 年 4 月 19 日，即墨蘭頓逝世三百周年當天，舉行了紀念像的奠基儀式。拉奧胡的學生達拉克負責銅像的造型。1865 年 10 月 31 日舉行落成典禮。當時出席的還有威廉太子，即後來的皇帝——威廉一世。

這兩座銅像以各自的方式，表述人們對路德和墨蘭頓的評價的轉變。人們從來沒有質疑過對路德的高度評價。在西歐，只有在啟蒙時期及其後一段時間出現過一些零星的聲音，將那位富有教養的學者墨蘭頓的評價，訂得高於那容易衝動又粗俗的路德，而那些意見都不過是一些個別的例外。大體上各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應否將學者墨蘭頓置於教會改革者路德的旁邊，抑或將他放在較低的位置。驟眼看來，這好像是一件鑽牛角尖的小事，但事實上它卻有更深層的意義。因為這裏關乎的，正是十六世紀教會改革運動的本質和特性。

毫無疑問，這兩個人的緊密接觸、親密友誼和深入合作，都在他們的關係建立上扮演重要角色。我們稍後會再詳細討論這點。他們之間也有對彼此感到惱怒和失望，還有感受到從各方面而來的張力和痛楚。墨蘭頓一直努力不被路德這巨人壓倒，要在他面前保持自我。路德則很欽佩墨蘭頓在語言及學問上的造詣，以及他系統性的組織能力。路德也從沒有忘記這位年輕同工在撒克森選帝侯領地以及其他地方就建立改革的教會所作之貢獻。此外還有他在教育上的貢獻，首先是制訂教科書，然後是建立學校，最後是改革不同的大學。稍後我們會詳述以上各點。

在這過程中，這兩位在威丁堡推行改革的領袖人物的神學差異，卻逐漸浮現。若我們說路德沒有留意到這些差異，則我們便對他派發了一張很差的成績單。可是，有別於當時及後來許多的神學家，他明顯權衡過這些分歧的輕重。我們也可以說他當時別無選擇。其實路德關心的，是如何制訂及實行各種神學重點。在這過程中兩人可以互相得到裨益，也會產生爭拗及磨擦，其實這兩種情況都出現了。我個人認為，路德和墨蘭頓之間因為要在神學上共存而出現的張力，是屬於教會改革運動的一個基本實況。在神學及更正教會的歷史裏，兩人中若某一方被另一方取替了的話，那我們便要問，究竟這樣會否對更正教造成根本性的損失。

可是，自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大部分教會歷史及系統神學的研究都傾向要去掉這一道張力：改革教會的是路德，瓦解及破壞的是墨蘭頓，哥廷根神學家立漱爾便是以這種立場建立了創門立派的影響力。在他的巨著《稱義與和解》中，他指責墨蘭頓，說他抑壓了路德的稱義論教義中偉大和深奧之處，藉此，墨蘭頓引入了自己的路德宗正統教義。² 按照立漱爾及其許多學生的理解，這正統教義歪曲了路德的動機，也使更正教會及更正教神學在以後幾個世紀向錯誤方向發展。因此，立漱爾鼓吹要拋棄這個傳統，要將路德的思想徹底從這陳舊的教義中解放出來。在慶祝路德四百周年壽辰的演講中，立漱爾這樣說：「在文化領域中，國家居於首位。若此，路德所理解基督教的自由是一個純宗教的概念，這概念指引了西方各國作為自身文化擁有者在過去三百年所走的方向。」³ 從一個超越時間的角度去看，這教會改革思想成為了現代權力及國家文化的理論準則。

自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賀爾在他那富有影響力的路德研究中延續了這個尊崇路德低貶墨蘭頓的路線。⁴ 路德所想的、所教的、所寫的，都是對的，都是正確的；相反的，墨蘭頓側重的不僅是其他神學範疇或是自己在教育學上的目標，他更是在竄改及破壞好事：「墨蘭頓敗壞了路德的稱義論。」⁵ 賀爾也同樣強調路德思想是絕對現代化的。粗略而言，這現代性就是指將人文主義變得現代化的那些元素，也是指特爾慈對路德作的那種

詮釋——他盡量從中古世紀的角度去理解路德。無論如何，「從其基本主張及特色來看，教會改革運動開始時只是要修改中古世紀的思想。而所謂非中古世紀的、所謂現代化的東西（這個在教會改革運動中無可否認是十分重要的），是要在教會改革運動起初那個經典形式被瓦解了後才萌芽出現的。」⁶

賀爾的學生特別將路德早期的作品從其歷史背景中抽離出來，並將它們提升為基本理論。藉此，他們將路德極端地理想化。在那時候，研究的重點落在「年輕的路德」上，更正教的教會歷史學家和系統神學家對路德的思想十分感興趣，也十分雀躍於他思想中那些正在發酵的前後矛盾、他粗疏的似是而非論述、他深層的急躁，和一些因感覺優越及確信終必凱旋而說的話。那些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要找出路德思想在那個時代的適切性，而是要在一個沉醉於鄙視一切啟蒙及自由思想的時代，在一個所謂拋棄歷史的時代，宣揚路德思想不受時間規限的優越性。若跟這個相比，墨蘭頓的神學便不值一哂。尤有甚者，他的神學更被認為是膚淺及脆弱的——亦即是人文主義化的神學！

禾夫從辯證神學的角度尖銳地批評自從立潑爾以來這種對路德的理解，⁷ 但卻絲毫沒有改變人們對墨蘭頓的負面評價。大部分辯證神學的代表對路德的理解，都是建基於一個忽視路德歷史的概念。他們要揚棄教會改革運動的歷史性，並且認定這運

動所包含的真理是不會因它們是歷史事件而有其局限，所以也不可能受到質疑。那時候這個路德復興運動被歸入「文化更正教」之下。針對這個運動，禾夫在神學和歷史編撰學上，建立了一道「令人厭惡的壁壘」。這種對教會改革者進行的神學化當然可以幫助我們清楚列明路德主義的扭曲及錯誤的發展方向。那種「德意志」國家主義化的路德思想已被證明只會將人引向謬誤。然而，這種神學化的做法是否也適用於以批判的角度反思教會改革者神學的權威性？我們是否可反思他們所宣講的理論的絕對性及不可妥協性？這種絕對性及不可妥協性是否因此而被加強了？無論如何，他們還是不斷的傳承着一個彷徨、膽小，甚或是懦弱的墨蘭頓形象。

1945 年後，沒有人比波恩琴更致力於傳播這種觀點。他不厭其煩地宣揚賀爾的中心思想，認為路德「是德國的英雄……超越時間地活在我們當下」，並描述墨蘭頓為一個「路德精神的破壞者」。他也貶抑了墨蘭頓的道德。⁸ 司徒柏力及邁豪等人的著作都無法有效對抗這種對墨蘭頓的片面描述。⁹

為了要改變這些指控，我們不僅要將教會改革運動歷史化，也要將路德的神學歷史化。只有我們不再在教會改革運動中硬要找一些現代化的概念，不硬要看到那被視為當然的典範，我們才能夠持平地辨別路德的成就及思想。這樣的作法亦同樣適用於墨蘭頓及兩人的關係。

對今天的更正教神學及教會同樣重要的，是不要只停留在查找墨蘭頓在執行和推廣教會改革運動時的貢獻，以及考究他所帶來的拖累。相反，我們要找出他在神學上所展現的獨特之處，我們要做的是要認識路德和墨蘭頓彼此間充滿張力的關係，也要繼續剖析這關係。從這角度來看，威丁堡廣場上這兩座銅像雖是各自獨立，但卻有相同的大小，這樣的安排很是美好，也是很適切的。

墨蘭頓：神學家、教育家、人文主義者

作者：馬田·格斯察

譯者：李威信

編輯：吳蔚芹

封面設計：許佩茵

發行人：翁傳鏗

出版：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陽光（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Philipp Melanchthon: Theologe, Pädagoge und Humanist

Author: Martin Greschat

Translator: Wilson Lee

Editor: Ng Wai Kun

Cover Design: Joys Hui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March 2017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1655 1m125 ISBN 978-962-294-235-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under the title *Philipp Melanchthon: Theologe, Pädagoge und Humanist* by Martin Greschat. Licensed by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Copyright © 2010 by Palmedia Publishing Services GmbH, Berlin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 2017 b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